附錄 -- «塔吉雅娜・托爾斯塔雅與瓦列里・帕波夫短篇作品中創造雙重符碼之後現代手法»中文摘要

研究動機與目的

後現代主義作為當代主要思潮，影響的層面自然也包括文學。由於它本身的爭議性與多元性，使得學者紛紛提出了各種相關術語來解釋；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概念就是「雙重符碼」。

「雙重符碼」其實正是後現代主義精神的體現，它反映出後現代的不確定性與懷疑態度。因此，「雙重符碼」的運用可說是釐清後現代文學的關鍵所在。然而，研究者對「雙重符碼」並沒有一致性的看法。所以為了了解它在後現代主義中的定位，必須先明白理論家們的主張，之後再直接觀察後現代文學作品中「雙重符碼」的實際使用情形。除了文本分析之外，比較不同作家的作品，也對歸納創造雙重符碼的手法有所助益。

本論文主要的分析材料是塔吉雅娜・托爾斯塔雅與瓦列里・帕波夫的短篇作品。兩位作家各三篇：「夜」(«Ночь»)、「親愛的舒拉」(«Милая Шура»)、「情節」(«Сюжет»)(塔吉雅娜・托爾斯塔雅)，「以繆思終結挫折」(«Пропадать, так с музой»)、「老虎的愛」(«Любовь тигра»)、「自由的航行」(«Свободное плавание»)(瓦列里・帕波夫)。他們在不同的故事情節中使用的各種諷刺手法，都是「雙重符碼」多樣運用的表現。同時，這也證明兩位作家的藝術思維都流露出後現代的特質，以及現代人複雜的心理狀態。現今台灣讀者對這兩位作家可說是完全陌生，而且相關的中文翻譯亦難以尋得，所以介紹他們的作品不僅是本論文最重要的任務，也是理解後現代文學特點的一條道路。

為使本研究臻於完整，必須從以下三方面切入：(1)後現代裡「雙重符碼」的理論強調，(2)「雙重符碼」的手法分類，以及(3)塔吉雅娜・托爾斯塔雅與瓦列里・帕波夫作品中「雙重符碼」現象的比較。

重要貢獻與實際應用

由於台灣讀者對塔吉雅娜．托爾斯塔雅與瓦列里．帕波夫這兩位俄國現代作家並不熟悉，因此本論文是首次對他們作品進行分析研究。除此之外，「雙重符碼」的概念在台灣後現代文學理論中也尚未明確界定，所以本論文將透過比較兩位作家創造「雙重符碼」手法的異同，了解其複雜意涵，並將俄國後現代文學作品介紹給台灣讀者。本論文研究成果可運用於以下各方面：

(1)本論文將「雙重符碼」以實際的作品分析來說明其複雜意義，有益於其他研究者初步的理解與掌握。

(2)分析俄國後現代主義作家之文本，藉此了解當代俄國的社會現象與各種受歷史影響的意識型態。

(3)本論文之研究成果提供一套分析「雙重符碼」的方法，可作為分析俄國後現代文學作品時的參考。

(4)本論文之研究成果可提供翻譯、評論俄國後現代文學作品時參考。

(5)為對後現代文學有興趣的讀者及研究者提供一種新的研究視角；本論文之研究成果亦可作為相關課程和研討會之參考資料。

論文架構

本論文共分為引言、三個主要章節、結論，以及參考文獻。在引言部分說明研究目的與任務、預期之學術貢獻、論文實際分析方法，和論文章節安排。

論文的主要部分由以下三個章節組成:

(1)「雙重符碼之概念與其後現代意義」

(2)「塔吉雅娜．托爾斯塔雅與瓦列里．帕波夫短篇作品中創造雙重符碼之藝術手法」

(3)「塔吉雅娜．托爾斯塔雅與瓦列里．帕波夫短篇作品中基本寫作手法之比較」

第一章「雙重符碼之概念與其後現代意義」主要闡述後現代主義的特點、它和現代主義的異同、雙重符碼的發展、以及各個與雙重符碼相關的術語。除此之外，第三小節則說明文本分析的各項層面與特殊現象，其中包括文本符號、文本關係，以及文本結構，藉此作為接下來分析的基礎。

「符碼」的概念可說是後現代文學的特殊本質，它由語義和形式上的意義發展而來。法國學者羅蘭巴特認為，「符碼」不應該侷限於嚴格的科學術語意義內。符碼系統應該是一種「可聯想的、超文本的意義之集合」。換言之，符碼具有約定俗成的特質，是人思維反映的匯集。所以，任何文本都是由各種不同的符碼所組成。

而荷蘭學者佛克馬則指出，後現代符碼本身也是眾多符碼中的其中一種。而作家會運用到的符碼還包括了語言學、文學、體裁等各方面的符碼；除此之外，作家的個人習語也是一種特殊的符碼。而他也注重符碼的等值性－也就是符碼的選擇應該是自由不受限的。

至於「雙重符碼」關鍵性的概念則是由詹克斯(Ч. Дженкс)和丹(Т. Д' ан)所提出的：他們將羅蘭巴特符號學的觀念與後現代的「拼貼」(пастиш)現象加以結合，創造出「雙重符碼」這樣的術語。「雙重符碼」有兩層涵義：一是後現代修辭中的諷刺性風格之體現，二則是「雙重符碼」替後現代文本「編碼」了至少兩次；換言之，任一符碼的意義都有兩種以上。此外，丹(Т. Д' ан)也特別強調大眾文化和雙重符碼之間的相互關係。在他看來，後現代作家為了迎合大眾的需求，而選擇受歡迎、貼近社會的題材來寫作；因此後現代的文學變得更為諷刺，而「雙重符碼」就是創造諷刺的工具。從另一方面來看，「雙重符碼」同時還試圖打破讀者刻板的語言思維。

第二章「塔吉雅娜・托爾斯塔雅與瓦列里・帕波夫短篇作品中創造雙重符碼之藝術手法」進入實際的文本分析，以綜合概括的語言學角度來研究並整理兩位作家使用雙重符碼的方法。而分析從以下幾點切入：

(1)第一節探討作品中的文本關係、文本符號。這是了解作家特殊手法(игровой принцип)的前提；例如每個故事標題的特殊意義，都和「雙重符碼」的概念相呼應：因為標題不但是文本的強位，也兼具解釋文本主旨的功能。

(2)在第二節中分析人物話語的特性(也就是劃分其不明確性)－這點主要是塔吉雅娜・托爾斯塔雅作品的特色，尤以「親愛的舒拉」為代表。此外，本節也探討瓦列里・帕波夫所運用的各種諷刺手法。

在「親愛的舒拉」這篇故事裡有兩位女主角：舒拉和敘述者(作者)，以及另一位兩個女主角所提及的人物伊凡・尼古拉耶維奇。不過，不同的人物話語之間

卻沒有明顯的界限，所以讀者有時會難以分辨。但在某些情況下，仍可借助上下文來劃分。例如：「看，這是我，這也是我。而這個 — 是我第二任丈夫。妳知道嗎？我一共有過三任丈夫...」(舒拉展示自己的照片給敘述者(作者)看)。或者「說真的，第三任實在是有點...」(這則是敘述者心裡對舒拉第三任丈夫的看法)。

除此之外，還可藉由一些修辭上的方法來幫助分析人物話語，例如情緒性的詞語。像是舒拉的話語中常出現拉長的聲調，藉以表達其強烈的情感。例如：「...而他只是這樣看著，什麼都-沒-說！唉！妳懂嗎？...真是太...狡...猾了！」而敘述者也模仿舒拉的語調，產生了諷刺的效果：「噢！當然囉！她一生可是都充滿了羅...曼...史呢，這還有什麼好說的嗎？」由此可知，不同的人物話語表達了他們迥異的性格，並且使文本具有較高的客觀性。

而瓦列里．帕波夫常運用的諷刺手法則可分為以下幾種：

第一，文字遊戲(игра слов)。例如「沒有盧布，沒有帆」(«без рубля и без ветрил»)。帕波夫將錢比喻為舵(руль)，寫出了社會的真實狀況－沒有錢的人哪也去不了，什麼也不能做。

第二，自我諷刺(самоирония)。這不僅反映出作者的幽默，更突顯出他內心裡對自己的不信任感。

第三，回憶。帕波夫常以自身的回憶來創造出諷刺的效果，而這些回憶同時也是象徵符碼(символический код)。

第四，對比。對比法在他的作品中大部分也用於諷刺，例如：「昨天尼奇塔還是個博士，而今天卻是這種無賴的搬運工！」

第五，隱喻。隱喻包含了其象徵意義和諷刺性，同時作家也藉此表達出自己的世界觀。除此之外，隱喻也用於描寫社會的荒謬與不合理。例如在「老虎的愛」中，「英國古龍水」變成「帝國主義的武器」，而「打碎的洗臉盆」則成了俄國的象徵。它們的「碰撞」就彷彿不同意識型態、不同文化之間的影響與衝擊。

第六，周而復始的循環旅程。在帕波夫的作品中常出現這樣的概念，象徵著俄國常態性的社會問題。例如「打碎的洗臉盆」在「老虎的愛」裡就是貫穿整個故事的主題思想。在故事的發展過程中，洗臉盆被打碎的事實不斷地重覆，似乎暗示了社會問題永遠無法解決。

(3)第三節主要闡述文本框架間「真實與虛幻」的轉換方法。由於後現代作

品中存在著許多不同的文本世界，真實與虛幻也互相融合，因此本節分析兩位作家在這點上的差異，並加以比較。

第三章「塔吉雅娜．托爾斯塔雅與瓦列里．帕波夫短篇作品中基本寫作手法之比較」逐一分析六篇短篇作品，而本章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在其中一一找出雙重符碼的運用，並加以綜合整理。從雙重符碼的使用中不僅可看出作家的風格、他們的世界觀，更能夠發現文化、歷史對人類和社會所產生的影響。例如文本中許多的社會符號(социальный знак)就是明顯的雙重符碼，也是「作家-讀者-社會」三者意識型態間相互激盪的結果。在經過個別的作品分析後，最後第三節進行整合比較，了解兩位作家創造雙重符碼的異同之處，以達本論文應有的完整性。

(1)第一節「塔吉雅娜．托爾斯塔雅短篇作品中創造雙重符碼之手法」主要分析作家的風格，以及每篇故事中雙重符碼的創造手法。塔吉雅娜．托爾斯塔雅繼承了 1920 年代俄國實驗性文學的精神，也就是現代主義散文的特質：具神話性、象徵性，並探索人的內心世界；這幾點在她的作品裡都以雙重符碼的各種形式得到充分發揮。

在「夜」這篇故事中，塔吉雅娜．托爾斯塔雅常運用「對比」的概念以表示主角本身的矛盾與人物之間的差異，進而產生了雙重符碼的效果。例如「小眼睛，小手掌」和「亞力克榭・彼特洛維奇，禿頭」之間的矛盾就會讓讀者明白主角的特質:成年人的外表，孩童般的心智程度。

而在「親愛的舒拉」中，富含隱喻性質的象徵符碼多半使用於描寫時光和幸福的流逝：例如「票」就像是通往幸福「彼岸」的通行證;「彼岸」在俄國文化中和「生命之河」的比喻有密切的聯繫－「另一岸」就象徵著「幸福」。而「門」、「隙縫」、「死巷」、「牆」、「另一個城市」等等符碼，也全都反映出主角的心境。此外，塔吉雅娜．托爾斯塔雅還引用了一些文化符碼來增添故事的浪漫氛圍:「暴風雪」(普希金的作品)和「樹上的蘋果」(著名俄國情歌)－兩者都象徵了女主角舒拉的愛情。

至於「情節」這篇作品則以大量的拼貼手法製造出荒謬的效果，嘲諷傳統的歷史意識型態。與史實不符的描寫顛覆了歷史人物的「神話」，不但打破了讀者對他們的固有印象，也流露出後現代主義對「唯一真理」的懷疑態度。

綜合以上各篇故事的特點，可發現塔吉雅娜．托爾斯塔雅的作品還擁有一種

「眾聲喧嘩」的複調性質：人物可以有自己的聲音和意見，對某件事的觀點也可能大相逕庭。

(2)第二節「瓦列里・帕波夫短篇作品中創造雙重符碼之手法」：瓦列里・帕波夫作品中強調的大多是社會問題；他用諷刺的口吻敘述身邊發生的事件，寫出了社會的真實百態。他的作品中總是穿插著各種語體，有文學作品的引用，也有俗語、行話，顯示出後現代文學沒有特定界限的混亂美感。

在「以繆思終結挫折」這篇作品裡，作者描寫出知識份子在現今社會的際遇與苦悶，並且也運用了一些文字遊戲來表達諷刺。而在「老虎的愛」中帕波夫以自身的經驗為例，對社會中的荒謬現況提出了柔性的抗議。因此象徵符碼的使用，自然也成為本篇故事的重要手法。例如「錘工」、「洗臉盆」等等，都是具社會性意義的象徵符碼。除此之外，作品中也討論了物質與精神生活間的關係：兩者間的失衡總是容易導致悲劇－如同主角費爾的矛盾一樣。

而「自由的航行」同樣也觸及了時代動盪所造成的影響，還有「物質-精神」兩個世界間的衝突。故事中的兩個人物尼奇塔和克拉托拉，分別是俄國「知識份子」和「工人」的典型。他們的遭遇，就像其他俄國人生活的縮影，所以「自由的航行」自然就有許多歷史與社會符碼。

此外，有一項概念貫穿了全篇故事：「往何處(駛)去」(Куда плыть?)。這暗示的不僅是個人的，也是整個國家的未來發展。而航行途中的種種困難，就象徵了俄羅斯改革之路上可能會面臨的障礙。

(3)第三節對兩位作家創造雙重符碼的手法進行綜合性的比較，並歸納出異同之處。由於六篇作品的情節和主題不盡相同，因此也表現出作家多樣的後現代思維。對他們來說，「諷刺」已不只是寫作的特殊手法，更是後現代主義的本質。

結論的闡述主要分為以下三方面：(1) 後現代主義與作家風格間的相互影響，(2) 兩位作家寫作手法的概括比較，以及(3) 雙重符碼在俄國後現代主義裡的定位。

(1) 後現代主義與作家風格間的相互影響：

在佛克馬提出的「後後現代主義」(поздний постмодернизм)中曾提及兩種新文體：「歷史解釋性散文」(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метапроза)和「作家自傳式筆法」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письмо)。兩者分別對應了塔吉雅娜·托爾斯塔雅與瓦列里·帕波夫的風格。塔吉雅娜·托爾斯塔雅在「情節」中對歷史的檢視與逆向思考，形成了「歷史幻想」(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фантазия)；而瓦列里·帕波夫在故事中的親身參與，則和「作家自傳」這樣的體裁特性不謀而合。

(2) 兩位作家寫作手法的概括比較：

經由作品的實際分析，可以看出塔吉雅娜·托爾斯塔雅具有細膩的藝術思維，她以詩人般的敏銳筆觸寫出如神話般的後現代作品－故事的情節和人物都在永恆的時空中不斷地循環。而且，神話中的無階級性和無限制性也都充分反映在人物話語的不明確性裡，例如「親愛的舒拉」；而「情節」裡對傳統意識型態的顛覆，亦牽涉到影響神話的「集體無意識」概念。

瓦列里·帕波夫的風格則和塔吉雅娜·托爾斯塔雅的迥然不同，他們雖一樣寫出社會的真實、殘酷、悲哀，但瓦列里·帕波夫卻是以幽默的諷刺和寫實的筆法，表達了他看待這個世界的態度。他具社會性的諷刺、對人複雜心理的觀察，還有文字遊戲、混雜語體的運用，全都是其風格的主要特點。

(3) 雙重符碼在俄國後現代主義裡的定位：

塔吉雅娜·托爾斯塔雅和瓦列里·帕波夫的作品都揭露出社會問題，其實這點也正是俄國後現代主義所強調的取向。由於歷史背景和社會意識的發展，俄國後現代主義比一般西方所謂的後現代主義更為複雜，也使得作家更著重於表達對現今社會的批判。他們常描寫資本主義、改革風潮、文化滲透等因素對俄羅斯的影響。

如果從寫作手法的方面來探討俄國後現代文學，就可明顯看出雙重符碼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它不僅瓦解了敘事的慣有規則，更淋漓盡致地體現了後現代「自由無禁忌」的精神，使後現代文本解釋增添更多的可能性。而俄國後現代主義的雙重符碼所特有之歷史性、社會性，賦予了諷刺不一樣的深層涵義，進而也使俄國後現代文學成為獨樹一格的潮流。